

充满激情的思索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 充满激情的思索

CHONG MAN JI QING DE SI SUO

## 汉娜·阿伦特

孙爱玲 著

贵州人民出版社



汉娜·阿伦特

Hannah Arendt

# 充满激情的思索

CHONG MAN JI QING TI SI SUN

## 汉娜·阿伦特

孙爱玲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充满激情的思索:汉娜·阿伦特/孙爱玲著, - 贵阳:  
贵州人民出版社, 1999.9

(永恒的女性/[德]徐非·维特曼主编)

ISBN 7-221-04448-1

I. 充… II. 孙… III. 阿伦特-传记 IV. B516.  
59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22721 号

贵州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

邮政编码:550001

新华书店经销

贵州新华印刷厂排版

贵阳宝莲彩印厂印刷

开本: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印张:6.25

插页:12 字数:134(千字)

1999 年 9 月第 1 版 1999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5000

ISBN 7-221-04448-1/K·445

定价:11.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承印厂联系调换

Lou Andreas Salomé



## 总 序

80年代末，我来到德国，还以为人人都知道露·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 - Salome)这个名字。我同知识界不同的人谈起莎乐美，但是竟有一大半人对这位出色的女子一无所知。于是我开始耐心地历数着尼采、里尔克、弗洛伊德等这样一些德国思想史中众所周知的大家名字。通过这些名字有些人想起了她是谁，有些人依然对她没有任何印象。为了能同别人谈起她，我总是得不厌其烦地一遍又一遍地数着这些大家们。到了后来，我的心中慢慢地升起了一种愤然不平，愤然于这位杰出的女性为什么在我一谈起她时，她只能成为这些大家们的附庸和点缀？为什么不是在人们谈起那些大家们的时候首先不得不谈起她？难



道她所作出的贡献毫无价值？难道她对那些大家们的影响不足挂齿？难道她当时的声誉不及他们？不，事实绝非如此，只是面对今天的历史我们无可奈何，这同时也提醒我们：我们今天依然生活在男性故事（His - story）的垄断时代。

在西方，《圣经》是关于人最原初的故事，它无疑是男性的产物。《圣经》中讲述了人被创造的故事。上帝按照它的形象创造了一个人，这个人是个男人。之后上帝认为：“只有这个男人不好，我要为他提供一适合于他的帮助，〔……〕于是耶和华让这个男人沉睡，在他的肋间取出一段肋骨和一块肉，然后用它们造了一个女人，把这个女人引向那个男人。”<sup>①</sup>

2

从这个故事中我们可以明显看到男人的愿望：男人至少在其中将自己的外部形象等同于万能的上帝的形象，为此，除了上帝以外，男人是无所不能的。《圣经》中，女人是为男人的利益而造的，女人因此应做男人要她做的一切，这是上帝最原初的想法。如果没有男人的存在，女人的存在也就没有必要。男人写下这个故事是为了让女人明确知道，男人在女人面前拥有统治和优越的地位。

带着这一认知，我们进入一个遐想：假如《圣经》是女人的产物，那么他的故事（His - story）就会成为她的故事（Her - story），那么在两千多年人类的历史中，杰出的女性不仅会层出不穷，而且她们作出的成绩不会在历史上被抹煞，她们的光彩不会被男性的阴影所遮蔽，众多的妇女就不会遭受压迫、歧视和虐待。

但是，是不是因为《圣经》的存在，女人就应该一个又一个世纪地认可这一命运，忍耐这种从属于他人的地位，接受永久不平的待遇？就该忍受仅有男人故事的乏味与苍白？

① 《圣经》，弗赖堡，1968年版。



难道女人就不会从沉睡了的千年中觉醒，拿起笔，写下她们作了千年的梦——一个要嫁给阳光的愿望；写下她们自己的故事，写下她们对荣耀的渴望与期待？

“我要赶上你，你应该使我荣耀，令我的名字庄严崇高。”19世纪上叶一位德国女作家借她小说中的一位女主人翁之口喊出了历代知识女性自强不息的愿望，这一呐喊不仅是对男权社会的反抗，而且也是对妇女要求平等的现实待遇和历史的公平待遇的呐喊。

本世纪即将结束，统治了两千多年的男人的故事(His-story)在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女性的呐喊中变得苍白无力。是时候了，是该拿起笔写下我们的、她们的故事的时候了！是向我们的后代澄清父系神话中的自我神话的时候了！是我们的子孙也为他们祖母的荣耀而骄傲的时候了！

近些年来，德国知识女性在这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许多与男性大家们曾有过这样和那样关系的著名女性，她们的名字从前只是出现在那些大家的传记中，如今她们有了自己的传记，她们的真实面目及其本身价值得以澄清，她们在各个领域中作出的成绩得以重新评估，她们的著述得以出版。与此同时，大量的、从前不为人所知的杰出女性也被挖掘出来。覆盖在男人故事阴影之下的杰出的女性们被解放了出来，获得了在阳光下应有的地位。

着重挖掘被男权文化埋没的杰出的女性，重新评估她们的自身价值以及作出的成绩，是当今女性主义运动重要的工作之一。这一工作的意义在于澄清男权统治给人类历史带来的歪曲，矫正男权文化的极大偏差，使人类文化将不再一味地墮落和断送在男权统治的手中。

每一个追求妇女解放的知识女性都不应该把这一追求仅仅局限于争取自身的解放，而是应该同时确立起拯救人类整体文化的使命感，改造和削弱男权文化，输入新的文化精神和意义，更新和确立女性安身立命的价值尺度——而



Lou Andreas Salomé

一个非凡女人的  
生平——莎乐美

这些才是妇女解放最为真实的内涵。

我们希望本套丛书能给广大的读者开拓出一个新的角度、新的视野,能使大家获得新的感受。

让我们共同为这些女性的存在而骄傲!

徐菲·维特曼

1997年于慕尼黑

Hannah Arendt



## 前 言

德国犹太哲学家、思想家汉娜·阿伦特(1906—1975)早年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马丁·海德格尔和卡尔·雅斯佩尔的学生。在纳粹统治腥风血雨的年代里,她和成千上万的犹太同胞一起被迫离开了自己的祖国——德国,踏上了流亡之路,从此经历了18年无国籍的屈辱和痛苦。

同许多逃亡在外的德国犹太艺术家、科学家和知识分子一样,阿伦特来到美国,在这块自由的土地上创建自己的新家园。在她45岁的时候,终于获得了美国国籍。然而,她永远不会忘记犹太民族所经历的苦难。她把对犹太民族命运的关注视为己任,积极支持犹太复国主义运动,并且为拯救犹太文化呕心沥血。





Hannah Arendt

充满激情的思索  
——汉娜·阿伦特

她有一位曾是共产党员的丈夫，海茵利希·布鲁希尔。他们相识于患难之中，并且结合。热衷于政治的布鲁希尔对汉娜后半生的政治生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在丈夫的帮助下，阿伦特用了将近5年的时间完成了她一生最有影响的著作《极权主义的根源》。她在这部著作中对德国纳粹的统治作了深刻的剖析，并指出凡极权统治所具有的共性。这部书一经出版，立即受到了她同时代人的极大关注和赞扬。阿伦特由此站在了当代思想家的前列。

阿伦特一生共创作了几十部著作，写了上百篇文章。她先后受聘于美国十几所大学任教。由于她在哲学和政治思想领域里的突出成就，她多次在美国和欧洲获奖。面对荣誉，她时刻保持着清醒的头脑。她谦虚谨慎，不喜欢“特殊女性”这个头衔。

2 世界各国有关阿伦特的著述甚多，她的多舛的命运、奋斗的一生，教育着20世纪的新一代人，对下一个世纪也将产生深远的影响。

笔者将这位闪耀着思想光芒、终生都在满怀激情思索人生的伟大女性介绍给中国读者，希望她的思想光辉对于正在思索人生意义的青年人会有所启迪。

Hannah Arendt



## 目 录

前 言	1
1 故乡——科尼希贝格	1
2 “我们的孩子”	8
3 痛苦的时代	15
4 母亲改嫁	21
5 大 学	31
6 初恋的苦涩	39
7 君特·施泰因	49
8 山雨欲来	59
9 海茵利希·布鲁希尔	71
10 在巴黎的“青年阿丽娅”	78
11 落难集中营	84
12 初到美国	92

Hannah Arendt



2

<b>13</b>	马丁·海德格尔与纳粹	99
<b>14</b>	在“最后解决”的日子里	107
<b>15</b>	阿伦特与雅斯佩尔斯	114
<b>16</b>	喜悦与悲伤	120
<b>17</b>	考验	130
<b>18</b>	重逢海德格尔	137
<b>19</b>	新的感受	145
<b>20</b>	为雅斯佩尔斯致辞	153
<b>21</b>	《关于小石城的思考》	159
<b>22</b>	“艾希曼审判”的报道者	163
<b>23</b>	争论	171
<b>24</b>	失去亲人与朋友	176
<b>25</b>	最后的路程	183

Hannah Arendt

1



## 故乡——科尼希贝格

汉娜·阿伦特的老家在科尼希贝格。这座小城在历史上曾有过它的荣耀。13世纪时,这里曾是东普鲁士的首都。16世纪,科尼希贝格成为普鲁士公爵的官邸所在地,河边的宫殿便成了城里最显赫的建筑。作为普鲁士首都的科尼希贝格,既充满生机,又不失恬静。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它被德国军队包围,破城在即,只是由于俄国军队又杀了回来,才幸免于难,完好无损地保存下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先是犹太人,后是德国居民,都纷纷逃离了这座美丽的小城。

20世纪初,居住在这座小城里的犹太人大约有5千



Hannah Arendt

左右。他们中的大部分本来居住在俄国,后来,为了逃避俄国反犹法律的迫害,才不得不乘火车逃难于此。

汉娜·阿伦特的外祖父亚克布·科恩,1838年出生于立陶宛。他是在1852年随父亲一起逃到科尼希贝格的。那时,沙皇尼古拉正准备将权力交给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二世。1851年,尼古拉置西欧犹太人的抗议于不顾,强行将犹太人分为贫穷者和富有者两个等级。有钱的,备受社会青睐;无钱的只能去服兵役。在克里米亚战役中,许多士兵开小差逃到了国外。科恩的父亲当时就是一个临阵脱逃的士兵。他本是商人,来到科尼希贝格后,便重操旧业,开了一个茶叶进口商店。商店生意兴隆,最后竟完全打入了英国人控制的茶叶市场,扩大了俄国茶叶的经营范围。后来,亚克布·科恩接管了家庭产业,在他的苦心经营下,发展成为科尼希贝格赫赫有名的食品公司。

亚克布·科恩与前妻有3个孩子。他的第二个妻子芬妮·施碧罗也是在那一年逃出俄国的。他们共养育了4个子女。1906年亚克布·科恩去世时,给妻子和7个儿女及孙辈后代留下了万贯家产。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通货膨胀爆发时,亚克布家仍过着丰衣足食的生活。

汉娜小的时候,常去光顾外祖父家的食品商店,品尝自家生产的俄国风味小吃:杏仁糖果。这是她最喜欢吃的东西。

科尼希贝格在18世纪时,是柏林以外德国第二大犹太文化启蒙中心。城里建造了一所供犹太人就读的阿尔贝蒂娜大学。大部分犹太人都学习医学专业。

在受教育的犹太人,犹太启蒙运动的倡导者门德尔松有许多追随者,他们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派别。门德尔松提倡犹太人应融入德国文化,因此被非传统化的犹



太人视为新犹太文化的代表,而不再是一个政治上的流亡者。持这种观点的人中也包括汉娜·阿伦特的祖父马科思·阿伦特。

马科思·阿伦特的父母是在门德尔松时期举家迁往科尼希贝格的。在门德尔松病逝的1786年,普鲁士国王还没有作出取消普鲁士犹太人公民权的决定。后来,这个决定终于作出,这对那些积极争取犹太公民权的下层犹太人来说,无疑是一个致命的打击。然而国王的决定并不针对那些社会地位显赫且受过教育的犹太人。以后,许多人放弃了自己的犹太信仰,皈依基督教。

汉娜·阿伦特在她的《极权主义的根源》一书中称,这些人是从一开始就不愿意做犹太人的。

1815年以后,改变宗教信仰的潮流不断高涨,在犹太人之间,改革派与传统派的矛盾也随之激化。汉娜·阿伦特小的时候,科尼希贝格生活着一群犹太复国主义者。他们当中的大部分人是大学社团的成员。1904年成立了犹太大学生协会,学生们踊跃参加到该组织中来。老一代犹太人并不十分赞成复国主义的图谋,这其中就包括马科思·阿伦特。他是科尼希贝格市犹太社团领导人之一,德国公民犹太教总协会的成员。后来成为德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组织领导人的库尔德·布鲁门菲尔特是汉娜·阿伦特的良师益友。他当学生的时候,就与马科思·阿伦特相识,俩人常常就一些问题进行唇枪舌剑的辩论。马科思·阿伦特概不接受有悖于自己观点的任何意见,他们的分歧显而易见。可是,争吵归争吵,布鲁门菲尔特依然是阿伦特家中的常客,他性情豪爽,善解人意,既是老阿伦特的朋友,又非常喜欢他的小孙女汉娜。每当他来家里,总是要和小汉娜围坐在地上玩上一会儿。



Hannah Arendt

汉娜·阿伦特的父亲保罗·阿伦特是马科思与前妻约翰娜的唯一儿子。不管是保罗还是他的姐姐，都和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合不来。姐姐后来去了柏林，嫁给了一个法国人。父亲的第二个妻子叫克拉拉，她是保罗母亲的妹妹。姐弟俩不太喜欢这位实际上是姨妈的继母。克拉拉从心里是疼爱这姐弟俩的，可就是不知该怎样做才合时宜，因而常常弄巧成拙。

保罗的妻子马塔·阿伦特出身于很有影响的科恩家族。她的母亲芬尼·科恩是一个文静贤淑的女子，讲德语时带着浓重的俄语口音，衣着也偏爱俄国乡村款式的长裙。科恩家的女人们都是宽容和善良的，这种性格对马塔有着深刻的影响。在这个家族中，女人的数量远远超过男人，曾有若干女人经历过失去丈夫和孩子的痛苦。

4

保罗和马塔·阿伦特与他们的父辈相比，所受的教育更多，见识也更广，在政治上更倾向于左派。20岁之前，他们就都成了社会主义者。那时，社会主义党派在德国还是遭到禁止的。他们的观点与同时代的其他多数德国民主党派的认知大相径庭。在阿尔贝蒂娜大学读工程学位的保罗·阿伦特，业余时间喜欢古典文学。在他的书房里，随处可见的是希腊语和拉丁语作品。后来，他的女儿汉娜·阿伦特对这些书也是同样的如醉如痴。

马塔和许多与她属于同一阶层的妇女一样，从小就接受了良好的教育，而且还被送往国外学习。她在法国学习了3年的法语和音乐。汉娜·阿伦特的父母虽都不是教徒，可他们欣然同意女儿与祖父母一起去犹太教堂作礼拜。汉娜小时候，反犹太人倾向在科尼希贝格还不甚明显。犹太商人和知识分子集中居住在一个叫胡芬的城区里，城区边上是一个面积很大的动物园。他们的小



康日子过得很是平静和安稳。工人阶层的犹太人,还有那些称自己为东部犹太人的俄国流亡者后代,住在城市的南部。不远处是一座带有拜占廷房顶的红砖结构建筑。中下层犹太人之间的交往甚少,他们的孩子能够考上完全中学也为数不多。整个学校的犹太学生,每班也不过三四个而已。

在省、市的政府机构中,几乎没有犹太人任职。但是,在一些较大的团体中,除了医生、律师、教师成员以外,也有一些平民犹太人被选为代表。犹太人是允许当大学教授的,但他们可以在大学里义务授课,也可以举办有关犹太知识的讲座。保罗和马塔有一个很大的朋友圈,他们的父母也是一样。可眼下,这诸多朋友的文化层次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他们不再是商人,大多数已成为医生、律师、教育工作者和音乐家等知识分子。马塔有一批开办幼儿园和学校的女友,其中包括施泰因女士和斯奇特尼克女士,后者是后来汉娜就读学校的校长。这些女士都没有受过高等教育,因为,直到1906年,阿尔贝蒂娜大学还不招收女生;可她们都受过师资培训。

到了马塔这一代,出现了第一批女作家、女艺术家和女音乐家,从而在科尼希贝格出现了以妇女为主体的作家团体、室内乐小组和一些政治性组织。马塔和她的女友们都努力去给自己的女儿创造接受教育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过去只有儿子才能享受到。

在中等阶层中,虽然有许多不信奉宗教的犹太人,可是,他们无法摆脱犹太教所带给他们的阴影。汉娜·阿伦特在学校里,或同小伙伴们做游戏时,就常常被窃窃议及她的犹太身份,她会常常听到其他孩子的莫名其妙的议论。一天,汉娜从学校回家,告诉母亲,学校里的一个同





Hannah Arendt

学说,是她的祖父杀死了上帝。她问母亲,果真是这样吗?

汉娜·阿伦特后来是这样谈这段经历的:

我出生在一个古老的科尼希贝格家族。“犹太”这个词,在我小的时候从未引起我的注意。当我第一次对这个词的存在有所领悟的时候,是在大街上听到一些孩子关于犹太人的议论,我因此得到了启蒙。作为一个孩子,一个稍稍长大的孩子,第一次意识到,我长着一副犹太人的面孔,也就是说,我的长相与众不同。对此我的感觉非常强烈,但那绝不是自卑感,因为,对我来说,那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我的母亲也不是一个形而上学的人,对这个问题的出现,她并没有大惊小怪。她自己是犹太人,她是不会容忍我否认我的犹太身分的。如果我这样做了,她会打我的耳光。事实表明,反犹思想已危及到犹太孩子的心灵。

我们家的教育方法也有别于其他家庭。如果老师在学校里散布了反犹言论,那么,我母亲则主张,我不要低头,一定要站出来保护自己,尽管那些言论并不是直接针对我的。有一次,他们又在讽刺那些东部犹太女生,我听了,立即站起身来,愤然离开了教室。回到家中,我把事情的经过详实地记录在一个本子上,又请母亲写上一封挂号信,给有关的人寄去。否则,我是不会就此善罢甘休的。这一天我自然也不必到学校去上课了,这岂不是好事一桩!可假如这反犹太人的言论出自学生们之口,那我就不会对家里人讲,因为,讲了也无济于事。我母亲的观点